

古文辭類纂

第二函  
函六冊

碑誌類下編六

古文辭類纂四十七

歐陽永叔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於子也初天聖九年子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懼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閒不動聲氣眾皆指爲長者子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砧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

洛人至今皆以爲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令諱遜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

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  
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  
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  
衰而遂止于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  
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  
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歐陽永叔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  
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  
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  
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

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畱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

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  
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  
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  
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  
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  
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  
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  
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  
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  
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  
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  
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  
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  
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眾人或笑之  
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  
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  
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  
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歿妻子  
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  
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  
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  
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

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方侍郎云筆陣酣  
恣辭繁而不懈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

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

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  
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  
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  
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子男四人曰  
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  
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  
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  
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  
嫉其如斯

歐陽永叔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

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  
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  
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  
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  
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  
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  
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  
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  
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  
之于鄧閒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  
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  
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

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閭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

夢升而悲。

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

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

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  
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旣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  
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  
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  
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  
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  
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  
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

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

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成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閒故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閒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